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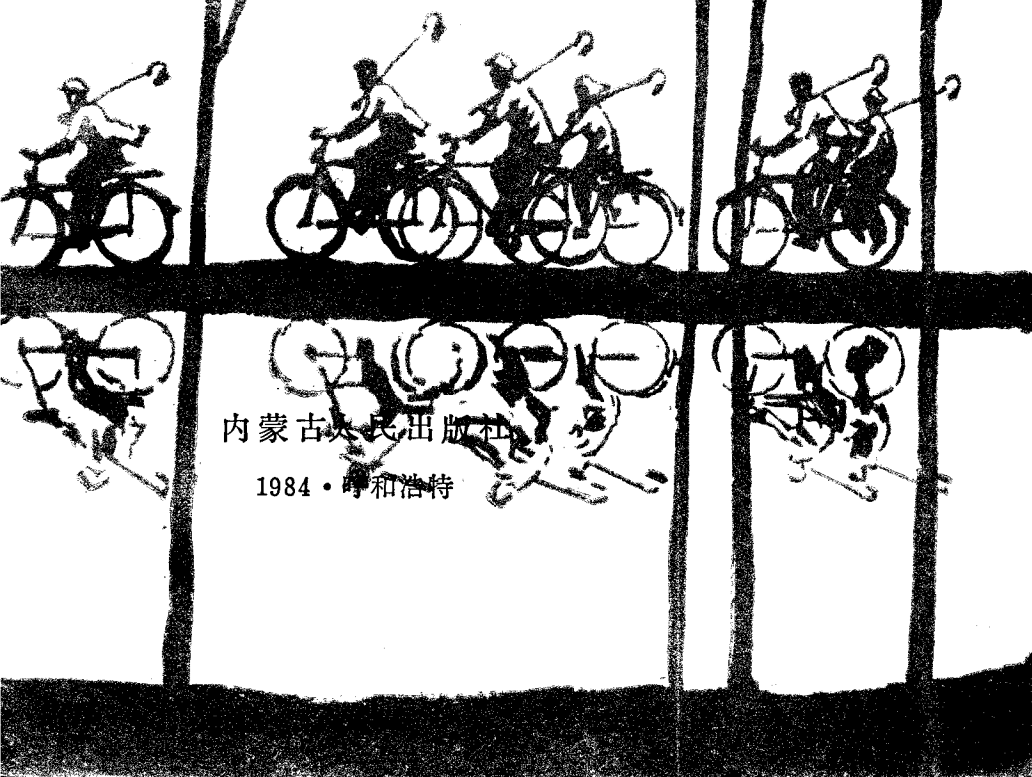
杨柳湾

谷丰登



杨 柳 湾

谷 丰 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 呼和浩特

杨 柳 湾
YANG LIU WAN

谷 丰 登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69千 插页: 2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60册

统一书号: 10089·283 每册: 1.10元

内 容 提 要

同样是一个杨柳湾，原来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小伙打光棍，姑娘朝着城里流，人人不见有笑脸……今天是余粮大车拉，户户有存款，光棍娶媳妇，外出姑娘返回村，人欢马叫乐无边……为什么变化这样大？是党的农村政策顺人心，治了穷，治了懒，人们走上了勤劳致富的路，用欢歌和汗水夺得了丰收年。

事实证明，因地制宜，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是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正确道路。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影响，人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实现这一变革，充满了斗争，需要冲破巨大的阻力。这部小说用娓娓动听的故事，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一变革中的矛盾和斗争，热情讴歌了党的政策和勇敢无私的革新者，以及一代新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无畏精神。

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富有地方特色，以朴实的笔触和幽默的语言，塑造了县委书记曹政国、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德旺、老党员杨长命、青年农民柳玉春、柳二用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了当前农村正在变革的、热气蒸腾的现实生活，读来亲切感人。

7247.5
1319
3

目 录

一	二先生初话杨柳湾	(1)
二	杨柳湾的当家人	(9)
三	“小苏打”和“应声虫”	(17)
四	腊 腊	(25)
五	路 遇	(35)
六	“清水光棍”	(45)
七	柳家的儿女们	(53)
八	满喜老汉	(63)
九	平静的村庄	(69)
十	看电影	(75)
十 一	冻僵了的往事	(85)
十 二	两个党员	(94)
十 三	相 亲	(100)
十 四	求 婚	(108)
附录一	三 姑 娘	(113)

十 六	转 磨 磨.....	(123)
十 七	棒打鸳鸯.....	(130)
十 八	希 望.....	(141)
十 九	心病还须心药医.....	(147)
二 十	县委书记.....	(152)
二十一	夜访二先生.....	(160)
二十二	支书家的早饭.....	(168)
二十三	转 折.....	(175)
二十四	选 举.....	(181)
二十五	包 地.....	(188)
二十六	王 铁生炉.....	(196)
二十七	墨 斗砍犁.....	(202)
二十八	“宝葫芦”背时.....	(209)
二十九	种地风波.....	(217)
三 十	买 牛.....	(222)
三十一	出土“文物”.....	(226)
三十二	相 会.....	(234)
三十三	杜 家 山.....	(240)
三十四	麦 浇 黄 芽.....	(245)
三十五	锄 地.....	(250)
三十六	离 婚.....	(255)

三十七	拔麦子	(263)
三十八	难住了“宝葫芦”	(268)
三十九	“应声虫”造反	(274)
四十	巧制“小苏打”	(280)
四十一	收获	(286)
四十二	“照顾照顾”	(291)
四十三	回村	(296)
四十四	二先生说媒	(300)
四十五	光棍娶妻	(306)
四十六	深夜静悄悄	(314)
四十七	送彩礼	(320)
四十八	放电影的晚上	(326)
四十九	亲家宴	(332)
五十	二先生重话杨柳湾	(339)

一 二先生初话杨柳湾

俗话说：山山有猛虎，村村有名人。魏登科老汉就是杨柳湾的一位名人。他脑袋瓜上梳着根短短的朝天辫时，在孔圣人名下磕过头，换过一位落魄老秀才的竹板子，背下了一肚子“子曰诗云”；年轻时又教过几年村学，是这一带公认的文化人。因他在魏家门里排行老二，村里人尊称他“二先生”。

解放前，杨柳湾是个穷苦湾，除了地主杨禄寿念过几天“赵钱孙李”外，二先生是穷苦人中唯一的识字人。人们书来信往，典房卖地，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都是请他帮忙。他不但字写得漂亮，而且人品好，从不酸文假醋，拿腔作势，对谁也是有求必应。人缘好，受人敬。在穷庄户人的眼里，他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杨禄寿低多少。就是解放后，年轻娃娃们的文化提高了，村里光高中生就有四五个，可人们有事，多数还是来求二先生。二先生才是杨柳湾的大知识分子呢！他才学渊博，很会讲古道今，什么三国的刘关张、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唐僧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聊斋的狐妖鬼怪，说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听得人们聚精会神、津津有味。有时还触景生情，现编一段笑话，妙趣横生，逗得人们哈哈直乐。他是夏天的荫凉，冬天的火盆，人人爱见。尤其是乡村的冬天，夜长人闲，大伙儿都愿来他的土屋里逗逗乐、开开心。听二先生说书更有一个好处：不但不用掏腰包买票，还免费供应砖茶水、旱烟叶呢！

这几年二先生已是年过古稀的人了，但身子骨还结实。他有

一个儿子在外地当干部，几次来接他进城去享清福，可是他恋乡，说啥也不愿离开山青水秀的杨柳湾。儿子无奈，只好每月给寄二十元钱来。他还要在队里干些轻活，撵个鸡儿，拔苗草，毡袜啃不了鞋，多少还能挣几个工分。乡下的日子虽然清苦却省钱，老两口隐居乡间，日子过得还自在如意。

二先生如今是杨柳湾长字辈的人物。自从二十岁那年来杨柳湾教村学，往后这五十多年了，从来也没离开过这个土窝窝。杨柳湾户不满五十，人不过二百，各家各户的来龙去脉，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杨柳湾兴衰荣辱的见证人。六十年代初期，县里编四史（村史、社史、家史、个人成长史），还特意请他这个知名人士去口述笔录过杨柳湾的村史呢！

二先生大半辈子让人高抬低放，可在一九七四年碰上了劫难，县工作组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把他当作活靶子来批。尽管大队支书杨德旺对批他并不积极，可也挡不住潮流，只好开会，皮不疼、肉不痒地批判了他几句就拉倒了。就这二先生的老脸也挂不住了，气得大病一场，三个月起不了炕，本来结结实实的身子垮了下来，变得腿软了，腰弯了，背驼了，脑袋瓜也秃了，大牙也掉了好几颗。从此，他精神大减，偶而到了人伙里，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使他痛苦的是没人敢来听他讲今比古了，往日红火热闹的屋子，变得冷冷清清。树老怕枯，人老怕孤。他又耐不住寂寞，只好自己给自己寻开心了。每当晚上，老伴给他沏上壶酽茶，他端坐在炕头上，鼻梁架上那付用黑线代腿儿，套在耳轮上的老花镜，双手捧起本珍藏的线装书，在灯下摇头晃脑地吟哦，到得意之时，眉飞色舞；到动情之时，老泪纵横。

“少年不识呃……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呃……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呃……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呃……欲道天凉好个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花开花落，转眼又是几个春秋过去了。村子里虽说还是那么穷，可运动上的风云已经风平浪静。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二先生旧病复发，闲下无事，又开始讲今比古了。每天晚上他那冷清了许多时的屋子里，又响起了欢声笑语。

一九七九年的冬天，下过了一场坐冬雪，气候骤然变冷，忙碌了一年的庄户人消闲了下来。这天晚上，二先生的土屋里暖烘烘的，又聚下了一伙人，听他扯“山海经”。好客的二先生老伴儿，早已给烧好锅砖茶水，端上了烟叶筐箩。人们常来常往，也不用谦让，有烟袋的烟袋装，没烟袋的早准备下了卷“土炮台”的纸条，片刻工夫，屋子里便烟云缭绕、青蓝雾罩。

热炕头历来是屋主人二先生的块宝地。他盘腿坐在那里，面前放着碗他独自享受的、飘着缕缕热气的砖茶水，手里捧着那杆擦拭得明光锃亮的铜嘴、铜杆、铜烟锅脑儿的长杆大烟袋，慢慢腾腾地装烟点火。他长马脸、三绺须，虽然皱纹密匝匝，可也白白净净。这二年人们又对他高抬低放起来，他心里痛快，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还泛着红光。可他那身穿戴却显得更古旧了。一顶紫绒旧毡帽，一件绸面小皮袄。皮袄的黑布早发灰了，可那几道铜疙旦儿扣子却仍然闪闪发亮。黑大襟夹袄的扣绊上还系着一串小玩意儿：掏耳勺、牙签、一把牛角小胡梳子，还有一块白洋布做的手绢。不过他脚上却是新时代的产品——一双蓝花格的尼龙袜子。他“吱吱”地吸溜上几口烟，然后用手指捋捋稀稀落落的白胡子，笑模悠悠地开谈了。

“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至如今，朝朝代代是奸臣害忠臣，西宫害正宫。说远的有商姐己，九尾狐狸精转世，逼反黄飞虎，挖了比干心。筑鹿台、酒池肉林，乱朝纲、害百姓，妖言惑主，硬是把纣王铜墙铁壁似的江山毁于一旦！说近的……”

“撇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不值钱就在那一张嘴上！成天价奸臣害忠臣，女人害男人，话说三遍淡如水哩，不兴啦呱些别

的？”老伴为着批孔老二那场事，早吓破了胆。她虽然对老汉百依百顺，可一听近的就心惊肉跳。今儿个不等老汉说下去就阻拦道。

“噢，怪不得说对着和尚骂不得秃子，我倒忘了跟前坐着个女人哩！哈……”

众人都乐得笑了起来。

二先生并没有生气，他依然笑呵呵，呷了口热茶，掀起胸前系得白布手绢，抹着胡梢上的水珠，那些小玩意儿晃晃荡荡，“叮当”作响。

“好好，家有贤妻，不惹是非。”二先生说，“咱不说远的，也不提近的，但说这眉毛底下眼前的话。咱杨柳湾是高山上打锣——四方闻名（鸣），你们谁清楚咱村子咋叫下个杨柳湾的呢？”

“这还谁不清楚？杨柳树多呗！”外号叫“清水光棍”的柳二用抢着说。

“哈哈，二用哪，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其一是啥？其二又咋？”

“娃娃没娘，说来话长。当年县里写咱的村史，安顿下七碟八碗，我呀稳坐泰山，整整跟他们学说了三天三夜，光墨水用了两瓶，本子用了五个。”

“哎呀，这么玄？”

在座的不要说是二用了，就是象上了岁数的杨墨斗，也对杨柳湾的来历并不知根达底。叫二先生这么一说，倒引起了大伙儿的兴趣。

“不吹！那是二两棉花四张弓——细谈（弹），要是掐头去尾，粗略说来，也就是个把时辰的事。”

二用笑着说：“您老就给说说吧，也好让我们眉毛上挂钥匙——开开眼。”

“好好好，今几个我正要跟你们学说学说咱杨柳湾的来历。”二先生扫视了众人一眼，见大伙儿都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他，乐了，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杨柳湾虽然没有名山大川，古物胜景，可一百多年前也是个山青水秀、柳暗花明的好地方。大清朝同治五年，山西遭下了年馑，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人们纷纷逃荒出口外谋条生路哪！

“却说逃荒路上有姓杨和姓柳的两户人家，在雁门关外的一处山神庙中相遇。自古以来穷帮穷，穷怜穷。两家都在患难之中，同病相怜，一见如故，年轻力壮的两家主人撮土为香，当下结为金兰之好，八拜之交，相约结伴而行，去寻找一块可以养家糊口的宝地。一路上忍饥挨饿，餐风宿露，说不尽的千辛万苦，这一天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现在的杨柳湾。

“当年的杨柳湾荒无人烟，但风光秀丽，青山绿水，草木茂盛。这里山獐可以充饥，野果能够解渴，土肥水美，滴籽成苗。再一打量，这里不但风景好，风水也好。咱周围十座山头九没头，一条清水还倒流。偏偏杨柳湾村后一座青峰山，山似出鞘的宝剑，直刺青天；村前一条清水河，本来水向西流。可到了咱这儿就绕了个大湾子向东流去，过个四五里长才又向西拐。住在宝地，吃穿不愁。杨柳两家一合计，就在这块宝地上落下了脚。庄户人是属柳条的，一插就活。他们两家相依为命，搭窝棚、挖窑洞，开荒种地，不几年，日子过得丰衣足食。后来，他们的亲朋好友都来这里开荒种地。为着杨柳两家落脚早，人们就把这个小村村叫下个杨柳湾。

“这往后十几年，杨柳两家相安无事，自从出了个杨禄寿，杨柳湾的世道就颠倒过来了。这家伙不知咋的就发了笔外财，有钱买得鬼推磨，他买通官府，霸占了杨柳湾，一手遮天，横征暴

敛，鱼肉乡民，苛政猛于虎哪！后来杨柳两家的后代，贫富悬殊，苦乐不均，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还有的远走他乡，另谋生路。直到解放了，杨柳湾才又重见青天。想当年我来杨柳湾授馆时，杨禄寿何等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到如今过眼浮云，贻笑后人。布衣暖，菜根香，人生足矣！”

二先生说得滔滔不绝，有根有叶，到后来感慨万千，又摇头晃脑起来。

“细细琢磨起来，这杨柳湾的村名起得好啊！杨者。顶天立地，伟哉丈夫也；柳者，婆婆轻柔，美哉佳人也。哑巴娶妻——妙不可言哪！”

说到这里，二先生的话才算告一段落。老伴赶紧给他倒上碗热茶，他吹过水面上的茶梗，“咕嘟、咕嘟”，痛痛快快地喝了两大口，又掀起白布手绢，擦着流在下巴颏儿的水珠。

众人听了二先生的讲述，才明白了他们成天价滚爬的杨柳湾还有这么个好说法。猴手猴脚的柳二用拍着身旁的杨墨斗老汉的肩头说：

“嗨，怪不得你们姓杨的发旺哩，原来是占了个好风水呀！”

杨墨斗从嘴里拔出了烟袋嘴，摇着瘦脑袋瓜说：“我是外来的白杨，不是人家本地的青杨，一姓不一家哪！再好的风水也轮不到我。”

二用“嘻嘻”一笑说：“秃子跟上月亮走——多少还不沾点儿光？”

杨墨斗苦笑了下，不作声了，只管“巴嗒巴嗒”地熏烟。

二先生说：“牛吃秸草马吃料——各是各的命。风水宝地也不会扶命苦的人，该穷的还得穷一辈子！”

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后生说：“魏大爷，您这是迷信。一样的人他们就命好，咱们就命苦？”

二先生冲着这后生说：“玉春，我说这话你还不信哩，象你

爹满喜，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庄稼地的活儿哪样不是拿得起、放得下？可日子过得咋？还不是家无半年粮？后生，命是等身的尺子，一步一个刻子。”

玉春说：“我看才不是命的过哩。眼下咱生产队是社员当家不作主，干部挣工不受苦。听说有的地方搞了生产责任制，包地到户，一年就翻身了。咱杨柳湾也要这么搞，我就不信命苦地不长。这二年的粮食是谁打下的？还不是咱们这些命苦人？”

打鼓打点儿，吹笛捏眼儿。玉春这话句句在理，说得人们连连点头。就连二先生也觉得玉春这话一针见血，连声赞道：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哪！”

“好！冲你这几句话，要再选队长我就投你的票！玉春说实话哩，你也该扑闹扑闹了。象我，年过三十，还是古庙前的旗杆——光棍一条，后悔也晚了！”柳二用说。他拉长声儿唱了起来：“哥哥二十九，衣破没人补，回家睡到了冷炕头，日子实在苦！”

杨墨斗想起了自己的光棍儿子宝成来，叹息道：“唉，这穷日子总不能过得没个头吧？责任制倒是个好主意，可咱村呀，猴年马月也等不住哟！再咋也是千口当家，主事一人哪！”

二用说：“噯，咱们大支书的儿子根田不是在吗？根田，你也是光棍排的基干民兵，你回去把大伙儿的意见跟你爹反映反映，你爹就是不为我柳二用操心。也不能让你打一辈子光棍吧？”

在人背影里坐着的根田耷拉着个脑袋，一声不吭。二先生说：

“拿起双筷子还有个大头小尾哩，根田能跟他爹说啥？再说德旺也不是那钻头不顾身子的人，要不，根田还能跟咱们往一块儿坐？当差不自在，德旺也有他的难处啊！”

二用说：“他有难处，倒不管社员的苦处了？”

二先生说：“说话要讲分寸，办事要讲良心。德旺虽说是个

大支书，成天价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房没盖起一间，地没多占一垄。咱那队长杨福喜，属喜鹊的——专拣高枝儿攀，精得眼里出水哩，跟玉春家火墙搭火墙，可人家一次就起了五间砖瓦房……”

这当儿，“吱扭”声门开了，一股冷风送进来个穿着身棉制服的胖小伙子。二先生一瞅，来人正是杨福喜的宝贝疙瘩儿子拴秀，忙把滚到嘴边边的话咽了回去。拴秀见没人搭理他，站了一下就走了。

墙外有耳，路旁有人。二先生也不好再议论杨家长、柳家短了。众人见夜已深了，二先生老伴坐在炕头昏晃里直打呵欠，便纷纷下炕出门走散了。

二 杨柳湾的当家人

乡村的冬夜又冷又长。

钩月西沉，寒星闪烁，乌青的夜色把瘦骨伶仃的千山万壑和白雪覆盖的田野包围了起来。万籁俱寂，但那花花点点的庄稼院的灯光，使人看到了人间的活力，想起了热炕头的温暖。

几声狗吠，“汪汪汪”；一阵踏雪声，“咯吱吱吱”。这是从二先生屋里出来的庄稼汉，奔各自的热窝窝去了。

村北的路上，裹着老羊皮袄的杨根田，无精打采地、慢腾腾地走着路。他家住在离大村子有二里路的小村村里，只有四五户人家，房背后就是黑魆魆的青峰山。当年他家也在大村村里住，后来为了移村扩地，杨支书就带头搬到了山脚下，可大多数的人家不愿搬，大队也没能力给盖那么多的新房，渐渐地，移村扩地的计划也就撂过年了。倒是搬到了山脚下的几户人家，在队里分点儿、拉点儿，分外得不方便。就是串个门子，也得走好远的路。

这条路积雪分外厚，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声也分外亮。心头沉甸甸的根田越走越腿懒，迎面那座黑魆魆的青峰山就象要压在他的身上，他胸口堵得慌，想在旷野里叫喊几声。刚才在二先生屋里，“清水光棍”二用的话，比刀子剜心还厉害。是啊，转眼就是二十八岁的人了，难道真的要走“清水光棍”的路吗？

根田虽然是大队支书杨德旺家的唯一的个男孩子，可爹爹从小就对他管教得很严，渐渐地，养成了一种老实头的性格。他是

团员，可爹爹从不让他担任团干部。也没培养他入党的意思，只是让他踏踏实实地劳动，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在人前从不高声高语，干开活儿也不会偷懒，人说他是个秃嘴葫芦。

按说在乡村里，大队支书也是个很实惠的差事，“一大二公”的党政财文商的大权，哪件件不在支书的手心里攥着。凭哪一条根田也不应该打光棍，花朵朵儿、嫩条条儿的大闺女，早该坐在他家的热炕头上了，可他偏偏至今仍然是孤身一人，光棍一条。这缘故说起来还在他那位支书老子身上。

百人百性。二先生说杨德旺这位大支书是个正经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杨德旺好赖也是千把口人的个头儿。就是从每人牙缝里剔点儿肉丝丝，也能把他撑个半死。可他这位大支书却是菠菜烧豆腐——青青白白，从不肯揩集体的一星半点儿油水，也和大伙儿一样的分那么点儿粮，日子过得紧巴紧。当初，也很有几个慕名而来，要给大支书当儿媳的闺女，进门一看，从头顶凉到了脚板心，喝上半碗白滚水，再也不登门边边了。为了别的事，支书两口子从来没红过脸，可为了儿子的婚事，女人杏女常跟男人拌嘴。早几年德旺总是说：“愁甚哩？那些嫌咱穷的闺女我还看不上眼哩。等咱杨柳湾学成大寨，送上门的还怕你挑捡不过哩！”这几年德旺也不说这话了，杏女就是埋怨他，他也一声不吭，坐在一边跟烟袋生闷气。根田看着爹爹可怜，碰上这种场合常常是打劝妈妈，气得杏女骂他父子俩是猪心实窟子。可谁知道呢，在众人眼里的“秃嘴葫芦”，神不知、鬼不觉地早跟柳满喜的二女儿妙兰，相好上了。

五年前的夏天，县里要建化肥厂，分配到公社几个正式工人名额。公社孙明书记考虑到杨德旺工作多年了，生活过得不宽裕，又从不为私事向上级开口，领导上应该关心他的子女问题。于是，一个电话把根田叫到公社填了招工表。那几天正好赶上杨德旺出外参观不在家，事情也就顺顺利利地办了，几天后就要上县